

快看！一隻黑天鵝… 哇！又一隻…

三隻黑天鵝！

今年春晚為2020年編寫了一首喜氣洋洋的歌——愛你，愛你。非常不幸的是，2020年恰好是庚子年，而庚子年，如網上盛傳，是個多災多難的年份。果然，就在大家慶祝春節的歡樂時節，一隻巨大的黑天鵝已經在武漢上空盤旋了。

這隻黑天鵝不久就在整個中國的桑葉大地上盤旋，然後，它展翅的範圍更無限擴大，籠罩了全世界，以至於我們現在面對的很可能是1929年以來的另一次大蕭條。這是因為這隻黑天鵝的後面不但跟著其他的黑天鵝，它還觸動了潛藏在樹林中的灰犀牛！

新冠肺炎在中國大陸上遍地開花，帶來的是居家隔離，封區，封城，封省，最後是以人民戰爭的手段對付，造成商業活動和旅遊活動斷崖式的下滑，能源需求也同步緊縮。接下來，停留在日本的游輪出現病毒，導致全球游輪難以停靠任何港口，以至於大規模停止業務。它還導致特朗普於2月2日宣佈美國航空公司禁飛中國，加上一些國家的響應，航空業和旅遊業乃遭受重創，能源需求進一步緊縮。

巧的是，在中東產油國組成的歐佩克（OPEC）與非歐佩克國家間，有一項關於它們各自產油比例的三年期協定，而該協定於3月底到期。鑒於能源需求銳減，產油大國沙特與俄羅斯的談判重點是放在兩大產油集團各自減產的數量。誰都沒有想到的是，俄羅斯不答應減產！俄羅斯的立場是，世界上的石油生產分為三大集團，即歐佩克，非歐佩克，和美國。如果前兩者減產，那麼獲利者是美國。美國的頁岩油企業成本較高，如果兩個成本低的集團減產，那豈不是便宜了產油成本高的美國了嗎？俄羅斯不幹！沙特目前是由國王的兒子，也就是年少氣盛的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 即MBS) 實際統治。MBS的態度是，你俄羅斯不減產，那麼我沙特就增產！看咱們誰能撐得下去！

到底MBS的全面增產是為了打壓俄羅斯呢，還是在跟俄羅斯唱雙簧，背後的目的也是要擊潰美國的頁岩油呢？實在難說，可能兩者皆有（這位王儲對美國顯然含恨在心，因為他不但逮捕了中情局常年支持的政治對手，並且趁最近美國股市崩盤的時刻撤回了沙特的主權基金，進一步打擊美國的金融體系）。無論動機如何，油價從每桶60美元上下滑落到20多美元。祇要油價在這個價位持續個一年或更久，那麼，開采成本高達40至50元，債務高達2000億美元，美國頁岩油公司恐怕就要倒閉一大片了。

去年底，為了替頁岩油打開歐洲市場，特朗普突然決定制裁一家瑞士公司，逼使該公司停止在海底安裝已經完成了95%的，從俄羅斯經過波羅的海到德國的油氣管工程。論者認為，沙俄之間石油減產之所以談崩，正是因為俄羅斯要報復特朗普對建造這條北溪2號油氣管的制裁。如上所述，沙特對美國的多年施壓和干預其內政也很不感冒，所以，借此天賜良機，兩國不約而同地聲東擊西，借談崩來報復美國。這就是所有投資者沒有預料到的第二隻黑天鵝。

記得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全球論者幾乎都異口同聲地說，那是個黑天鵝事件。四年後，特朗普這隻黑天鵝歸隊了！中國堅持，它的疾控中心於12月31日就將出現新冠病毒的情況通知了世界衛生組織，

◎水秉和

並且在1月3日就通知了美國的和和其他國家的疾控中心。據《華盛頓郵報》3月21日的報導，美國的國家安全局在1月間和在2月間都向白宮發出了疫情爆發的警告。多方報導告訴我們，特朗普對此掉以輕心。2月2號，他下令美國航空公司停飛中國，限制中國人來美，以為這樣就可以控制疫情。可是，新冠病毒出現在西雅圖，加州等地，並迅速擴大。特朗普仍然不肯面對現實，於2月27號對記者說，“它（指疫情）會消失的。在某一天它會像奇跡一般，一去不返”。2月28號，他在南卡州的選舉造勢大會上說，“這是一個騙局”！

其實，就在那時候，韓國的確診病例已經將近3000人，引起了全世界的極度關注。可是特朗普還在胡說八道，製造假新聞，說“任何人要檢測就可以得到檢測”，而實際上，美國的檢測能力和被檢測的人數遠遠落後於韓國，而韓國的人口祇是美國的七分之一。最關鍵的是，3月13號，當世界衛生組織宣佈新冠肺炎是全球化大傳染病的時候，美國的預防工作完全沒有到位！其後美國的疫情開始迅速擴大，而美國缺乏口罩，缺乏檢測劑，醫務人員缺乏護身配套，醫院缺乏病床，呼吸器…一場COVID-19的疫災乃在美國全面爆發！

新冠肺炎，沙俄石油戰，加上特朗普，這三隻黑天鵝一起俯衝而下，緊盯著一隻龐大的灰犀牛的屁股，呱呱怪叫，驚的灰犀牛向前狂奔！我們祇見那塵土飛揚，地動山搖，其威力之大，破壞力之強，是我們今生僅見。

灰犀牛發威了！

國際油價崩盤祇是新冠肺炎的第一個受害者，並且不是主要的受害者。隨著它擴散到韓國，伊朗，意大利，西班牙，英國，德國，美國…它強迫千千萬萬的人居家隔離，強迫千千萬萬家餐館，旅店，購物中心，暫停營業。也就是說，消費停頓。同時，大批工廠關門，停止了全世界的生產活動，而海運，空運都無貨可運，停止了全球的供應鏈。生產與消費突然被迫停止運作，可能長達兩個月，甚至三個月，四個月，這才是新冠肺炎真正厲害的地方。像一根尖銳無比的針，它戳破了自2008年以來各國央行量化寬鬆政策所吹起的越來越大的金融泡沫。

這個金融泡沫就是一頭灰犀牛。金融泡沫是一個極端複雜的故事，我無能全面解說，此處的篇幅也不容我說清楚，但是，讓我試圖簡單論述於下。

所謂泡沫，簡單說，指的是某些商品，其票面價值遠遠超出其實際價值。為什麼會超出實際價值呢？其原因多種多樣，既有客觀因素促成，也有主觀心理因素將其擴大之。就在過去短短的二十多年裏，我們就經歷過世紀末的互聯網泡沫，2008年的次貸泡沫。現在，我們經歷的是金融泡沫。

2008年的次貸風暴以後，西方世界元氣大傷，經濟欲振乏力，於是乎各個央行啟動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鬆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QE），即印鈔票。除了印鈔票之外，另一項重大措施就是壓低利息。美國十年期債券利息許多年一直在1%上下浮動。這些措施的目的是鼓勵投

資，創業，刺激經濟，增加消費。可是，一般民衆的儲蓄和收入都受到房地產價值崩盤的沉重打擊，消費能力和意願都異常低落，以至於企業沒有理由擴展業務。可是，低利率實在令人心動，所以，各個公司乃趁機大規模舉債。舉債之後它們並不從事投資和擴展業務，而是購買自己公司的股票。這就促使股市的蓬勃發展，逐漸形成了越來越大的泡沫。

企業舉債，購回自己的股票，有好幾種功能，而投資增產祇是其中之一。購回自己公司的股票就會縮減上市股票數量，因而增加了每股的價值，從而就增加了每股的紅利，也就增加了股票對投資者的吸引力，同時也增加了股東們的報酬。當然，它們也可以用來提高工資，讓員工們改善生活。但是，我們知道，過去十多年，工資增加的極端緩慢；所以，非常明顯，這不是它們購回股票的目的。購回股票最大的好處呢，就是經理階層每年的分紅可以非常可觀地增加。

可以說，購回自己公司的股票並沒有達到為社會提供福利的好處，反而成爲一種富人自私自肥的行爲。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中，它增加了經理階層的紅利，同時製造了巨大的金融泡沫。

這當然不是金融泡沫產生的唯一原因。由於利率長期偏低，迫使各種各樣的基金去追求高風險高利潤的投資機會，也就是購買評級低的，或經營不善的企業的債券，因為它們提供較高的利息。另外一個辦法就是提高槓桿率，讓低利借來的資金發揮幾倍以至於幾十倍的作用，以此博取高利。這樣的投資當然風險極大，一旦遭遇到重大的意外事故，如公司違約，或倒閉，那就損失慘重。碰到了像新冠肺炎這樣的百年一遇的黑天鵝事件，那就造成整個股市和債市的崩盤了。

美聯儲救市

美國的三大股市在二月中達到了歷史新高，可是就在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都滑落了30%以上，道瓊斯指數更是一天猛跌1000點，一天反彈1000點，極端的波動。美國如此，歐洲，亞洲的股市也是如此。大規模下滑使我們毫無懸念，全世界經濟將進入熊市。如果生產和消費長期停頓，那麼我們經歷的將是蕭條。

如果要瞭解這次金融崩盤的嚴重性，不必看很多數字，數字多了我們也看不懂。我們祇需要看美聯儲的行動就可以感覺到。3月23日，美聯儲在採取一系列總值高達數萬億的寬鬆措施之後，看到金融市場仍然斷崖式下跌，乃宣佈它將“無限量”地購買各種各樣的證券，不但是聯邦政府發出的證券，還包括市政府的證券，投資級的公司證券等等。也就是說，它在短短幾周採取的救市活動已經遠超2008年時所採取的所有行動。所以，從它的行動我們就可以知道，這次的金融危機有多嚴重。

這還不夠，也就在3月25日，國會也通過一項向全國人民，大小企業撤出兩萬億錢的議案。是在這雙管齊下的情況下，股市終於反彈了。

但是，前途仍然茫茫

接近三月底時，美國的確診患者的人數開始井噴，而根據新聞報導，不論是口罩，醫務人員的護身裝備，呼吸器，病床等，仍然極為缺乏。就在這個時候，特朗普居然想要解禁！他推特：“我們不能讓救治的後果比問題更糟。”他在訪問中表示，希望4月12日，也就是復活節的時候，停止居家隔離，讓商業活動回到正軌。

專家估計，如果不加掌控，美國可能有兩百萬病人死。這是最壞的估計。但是，這是不可能！真的，如果特朗普繼續不顧醫學專家的忠告，一意孤行，這不是不可能！我們燒香跪求：菩薩，媽祖，天主，耶穌，阿拉，土地公，救救蒼生！但是，美國的前途是掌握在一隻黑天鵝手上，對牠，我們且不要存有任何幻想！

論中壇美 US-CHINA FORUM

網址: <http://www.us-chinaforum.org>
<http://www.us-chinaforum.com> 投稿信箱: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中美論壇社 主編
社務委員: 張紹運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陳耀華 范湘濤 張文基 蔡社長

刊例設計 劉學武
每星期六出刊 第347期

推進中美相互瞭解合作 促成海峽兩岸和平統一 倡導和諧平等多元世界

泛美國體系的解體

中國的老話是樹倒猴孫散，可是，有的時候樹還沒倒，猴孫有了預感，先散了。當然，散的時候也不一定是一哄而散，而是慢慢地，一個一個，悄悄地，溜了。

去年12月24日，安倍和文在寅悄悄地到了成都，跟李克強舉行會談。安倍說，中、日、韓三國不是相互爭鬥的魏、蜀、吳。他希望與中、韓經濟界領袖一道，共同構築與國際社會共同發展的「新三國時代」。這當然是立場的重大改變，從跟著美國抵制中國，到跟中國合作共贏。

在一味地巴結特朗普可是一直被打臉之後，安倍換邊了。文在寅也是這樣。特朗普跟日韓兩國進行了許多次談判，要它們為駐扎在它們領土上的美軍大幅度增加分攤費用。日韓兩國至今沒有讓步，韓國甚至表示，美國可以撤走它駐扎在韓國的28,000多名軍事人員。特朗普要把日本的攤款額從20億美元跳到80億，日本也硬是不肯答應。特朗普這麼做顯得很小氣，可是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美國已經不像過去那麼富有，而日韓兩國都已經是富裕的國家了。

但我們的問題是：美軍駐扎在那裏是保護誰，對抗誰？對抗中國嗎？中國已經是日韓兩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它們難道會兵戎相見？對抗朝鮮？朝鮮經常鬧饑荒，如果它要南侵，中國這次肯定不會做它的後盾，那麼它的補給可能連一個月也支持不了，金家王朝肯定崩潰。日韓難道不知道，美軍駐扎在亞洲的目的是圍堵中國？可是，今天日韓還有必要替美國圍堵中國嗎？

中國的另一句老話是良禽擇木而棲。從2001年9.11事件發生以來，美國經歷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兩場熱戰，陣亡人數6,000以上，國庫消耗估計高達7萬億。之後又經歷了2008年的次貸風暴，元氣大傷，現在國債高達23萬億。相對於中國，從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到今天，以雄厚的製造實力成爲世界工廠，跟百多個國家維持貿易關係，並且是其中絕大多數國家的第一或者前幾名的貿易夥伴，GDP已達到美國GDP的60%以上，用不同的計算方法，GDP已經超過美國。更重要的是，中國和整個亞洲的經濟充滿活力，而美國卻正在衰落之中。所以，本來是美國的堅強盟友的國家，現在多已經貌合神離了。日韓兩國的改變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可是菲律賓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今年2月14日，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宣佈，他將終止《來訪部隊協議》。這就是說，自1999年該協議簽訂後，美軍可以用租借的名義在菲律賓的好幾個軍事基地中駐軍，而杜把它停了（6個月後生效）。停的表面理由是美國吊銷了杜特爾特的親信，也是負責刺毒的前警察總

◎彭文逸

長德拉羅薩的簽證。其實，自杜2016年當選爲總統後，他就著手扭轉菲律賓多年來的親美立場，多次叫板美國，可是菲律賓的精英層跟美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尤其是軍中將領，大部分都在美國接受過訓練。這次他的親信被拒簽證，成爲天賜的藉口，讓他趁機剝奪了美軍借菲律賓來圍堵中國的機會。雖然菲美之間仍然有聯防協定，不過它現在祇是一紙具文了。

杜特爾特曾經很坦白地說，如果菲律賓跟中國發生軍事衝突，菲律賓絕對打不過中國，而他也不相信美國會爲菲律賓而跟中國打仗。而且，他說，美國祇想賣武器給菲律賓，而中國可以幫助菲律賓發展經濟。這是非常樸素的邏輯。這個邏輯現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發現。

菲律賓祇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實際上東協十國都在中美之間作出了調整。中國是這些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而經濟發展是這些國家的最優先事項，所以它們逐漸從親美到向中國傾斜。例如在擁有龐大美軍基地的新加坡，李顯龍前不久宣佈，在中美之間，新加坡不選邊站。

亞洲如此，歐洲也不例外。華爲就是一塊試金石。美國花了可以說九牛二虎之力，要歐洲盟邦不用華爲，結果慘敗。借用《教父》電影中的一句名言：美國已經沒有左右盟友的肌肉了。

歐洲的領悟能力似乎不是很強，儘管現在的俄羅斯早已不是從前的蘇聯了，可是它仍然受美國的擺佈，一步步地擴大北約組織。其實，俄羅斯，一個曾經在破產邊緣徘徊的國家，沒有了馬列的意識形態，即使現在它的GDP排名還在世界前十名之外，比德國，法國，英國都低。你說，它會對歐洲發動侵略嗎？肯定不會，因為它根本沒有這個能力了！那麼，爲什麼歐洲還需要北約？爲什麼德國還要讓八萬多美軍駐扎在哪？德國，法國，有必要圍堵俄羅斯嗎？馬克龍想通了，過去一年多，他都在鼓吹，歐洲應當有自己獨立的軍隊。

猴孫散的戲本來可能還要演個十幾二十年，但是，突然出現了傳遍世界的新冠肺炎。是老天希望看到歷史走得快一點？我們不知道，我們看到的是，民主選出的特朗普，面對著疫情爆發性增加卻仍然三心兩意，擔心他自己的選票，而大權在握的習近平兩個月內刹住疫情的蔓延。特朗普在疫情沒有解決就想復工。民主制度，資本主義和個人自由正面臨著極大的考驗，看起來要考不及格了。我們將親眼看到美國經濟再度受到修重的打擊，而同時看到中國在災難後繼續崛起。我們很可能會親眼看到泛美國體系的解體。

Leadership of WHO, China and the U.S. in Healthcare and Pandemic Disease Management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As human societies ente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healthcare has become the world's number one social-economic issue parallel to the hunger and poverty problems that still may exist in some pockets of the world. As the most populated nation in the world,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lift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her citizens above the U.N. defined poverty line. As expected, for any nation which has eliminated the hunger and poverty issues, the most critical national priority should be healthcare since it is concerned with the well being of a nation's entire population from infants to youth, adults and retired seniors. In the mor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nations, healthcare for senior population is more critical because aging of population seems to be going hand in hand with suc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day, in general, the wealthier nations tend to have more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available in nutrition, medicine and health maintenance areas. The U.S. is one of the wealthiest nations possessing most of the advanced medical technologies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Certainly the U.S. is a world leader in healthcare from technology point of view. However, healthcare, perhaps much more so than hunger and poverty, is a global issue especially when a pandemic disease breaks ou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was established on April 7, 1948 after WW II. WHO has a vision statement: "All people everywhere will have access to a skilled, motivated and supported health worker, within a robust health system." The mission statement of WHO is "to advocate and catalyze global and country actions to resolve the human resources for health crisis, to support the achievement of the health-relate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nd health for all." WHO also has a mission to publish and disseminate scientifically rigorous 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that enables policy-makers,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to be more effective; it aims to improve health, particularly among the disadvantaged population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for any nation and territory to join the WHO. It is sad to see that the political party in power in Taiwan would place an unrealistic political goal above the healthcare of the people in Taiwan by insisting using an independent nation status, which the U.N. does not recognize, to enter WHO rather than accepting WHO's designated regional name, Taipei. By and large, the people living in Taiwan share the same blood, DNA types, culture, language and culinary customs with the peop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From human healthcare point of view, it is so advantageous for Taiwan Chinese to join WHO and to have access to and share the healthcare data/information with mainland Chinese.

The current leader of WHO is 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Dr.

Tedros was elected as WHO Director-General for a five-year term by WHO Member States at the Seventieth World Health Assembly in May 2017. He is the first WHO Director-General to have been elected from multiple candidates by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nd is the first person from the WHO African Region to serve as the chief technical and administrative officer of WHO. Immediately after taking office on 1 July 2017 Dr Tedros outlined five key visionary priorities for the Organization: 1.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2. health emergencies, 3. women's, children's and adolescents' health, 4. health impacts of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5. a transformed WHO. Dr. Tedros has a rich experience in healthcare, diplomacy and administration with distinguished services as Ethiopia'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from 2012–2016 and as Ethiopia's Minister of Health from 2005–2012, where he led a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country's health system investing in critical health infrastructure, expanding its health workforce, and developing innovative health financing mechanisms. Dr Tedros holds a Doctorate of Philosophy (PhD) in Community Health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and a Master of Science (MSc) in Immunology of Infectious Diseas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Dr Tedros is most qualified to serve the WHO as a globally recognized health scholar, researcher, and diplomat with first-hand experience in research, operations, and leadership in emergency responses to epidemics. He was honored and awarded the Jimmy and Rosalynn Carter Humanitarian Award in recognition of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of public health in 2011.

The recent breakout of the corona virus, COVID-19, has caught the world by surprise. It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Wuhan, China. No one had foresight how it would develop. The Chinese officials after recognizing its serious impact made decisive policy actions by closing and quarantining the city of 14 million residents, an unprecedented deed. Since Wuhan's closure, China was under tremendous pressure managing the epidemic disease and media criticism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especially from the U.S., first to withdraw American expatriates and to restrict traveler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Dr. Tedros, who examined how China was effectively managing this corona-virus breakout, was the only public figure to give praise to China's leaders in their effort in containing the breakout. As of today, the actual corona-virus infected cases has been controlled in China with no new

occurrence. China's quick and decisive actions (such as quarantining the entire Hubei province, providing preventive measures like wearing masks and testing unsparingly, disinfecting environment, building a couple of 1000-bed hospitals in ten days and organizing tens of thousands voluntary medical professionals from other provinces to aid Hubei) not only calmed the citizens but also cured and released tens of thousand patients as a result. Although, China's over all national healthcare system may not be on par with that of the top advanced nations, but this corona-virus breakout demonstrated the ability of China's leaders in health crisis management and how robust China's healthcare system is to handle emergency in medical care particularly in a pandemic situ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leaders of the Western advanced nations including the U.S. apparently have made some judgment errors letting the corona virus breaking out of control. China's rigorous containment and broad scale testing which not only curtailed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in China, but also bought precious tim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take caution and to prepare for solutions. Unfortunately, the leaders missed the opportunity, now they are facing grave consequences (Italy's death/confirmed cases have reached 4943/64,059, surpassing China's death toll 3292/81340, France, Spain and the U.S. have 1696/29155, 4934/64059 and 1384/93329 respectively, as of 3-27-2020). Of course, we should not make sweeping conclusions before we as a world body conquer this corona-virus caused pandemic. However, just following the above numbers and their growing trend, we can say a lot abou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untries in managing this pandemic disease. China, with her stabilizing condition, is extending her helping hand to Italy, Spain and others with medical supply aid, health data/information and her pandemic disease management experiences. It is now obvious even to a layman that the U.S. should collaborate with China immediately in managing this COVID-19 pandemic disease and in development of its vaccine. Any bragging of "We are the best and we have the most advanced medical technology"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China's successful COVID-19 containment experience. Furthermore, any rhetoric such as blaming China and calling this virus, Chinese virus, is extremely unfair and discriminatory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especially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scientific studies had identified at least five different "family" of the COVID-19 virus breaking out all over the world. Some family strains and their infected cases have no relation to the strain discovered in China. What China has contributed in stemming the propagation of this disease is commendable. All world leaders should recognize that and be humble to seek collaboration and to work closely together in order to defeat this human enemy.